

文庫型

路

周揚譯

庫 文 型 小

路

售經總店書活生海上

月八年五十二國民華中

庫文型小

路

分五角三價實册每

揚 周 者 譯

社版出學文 者版出

店書活生 售經總

印翻准不 有所權版

月八年五十二國民華中

目次

伊凡的不幸	萊奧洛夫（一）
路	巴別爾（一五）
愛情	塞爾吉夫晉斯基（二八）
櫻核	奧列沙（四四）
結晶	皮涅克（六三）
焦炭，人們和火磚	潘菲洛夫（七二）
啓耳基茲人的歸來	卡維林（一〇二）
我們在鑄着刀子	埃爾特堡（一二八）
後記	譯者（一二六）

伊凡的不幸

萊奧諾夫

她嘲笑他的可憐的贈物，把牠捏成一團，扔在雪地上伊凡的腳旁。於是，她兩臂撐着腰，嘲笑他的戀愛的愁苦，但是伊凡却沒有聽見……當還是一個孤兒，在田裏工作的時候，伊凡害了熱病，病了許多時，直到他被憐憫着去見女地主。這女主人過着獨身生活，百無聊賴，常給農民們以醫藥的照顧。她給了伊凡金雞納霜，分量很多，於是說：「你會耳聾，但你的病是會好的！」自然，伊凡的瘧疾醫好了，而且在歡喜之中沒有注意到自己耳朵的突然聾去。這並沒有妨礙他負擔他那農民的役務，這使得他避免了鄉村的口角，這使得他避免了戰爭，雖然他的耳聾使他變成獸頭獸腦了，但他却已經習慣，而且甚至漸漸地歡喜不被騷擾的寂靜了。

世界在他的眼中看來是無聲的，肅靜的；雲和鳥在這裏面浮動着，草在這裏面生長

着，雪下着……伊凡沒有注意這世界裏的人們，祇是很微少地分受了他們的一部分東西。人們祇當他是個木匠，但他却常是半餓着肚子過活的。他並沒有觸犯他的世界，他的鳥，他的草，但是牧師却喜歡叫他掘墓，不給他工錢，而小孩們將伊凡的簡單的用具擲在池塘裏，來以此取樂。他的生活充滿了這一類的不幸。他正就是用不幸這個字眼來表示他對於世界的命令的純真的驚訝的。雖然好像沒有甚麼事情能够使他的生活的卑微的歡喜變成暗淡，但是他的不能博得蓮嘉·布拉吉納的歡心，却深深地使他受傷了。

他謙卑地拾起被蓮嘉弄繃了的頭巾，將牠壓平，揣在自己的懷裏。村子裏的頑童們在雪裏圍着這個老實人跳着，嘲罵着他，但是伊凡卻沒有聽見。能够排解他的命運的苦的唯一的人就是他的姑母；而現在他就正在走向她那裏去。他的姑母住在離這兒有二十我里的一個富裕的村子裏。她是在牧師家裏做保姆過活的。她是善良的，她名叫瑪麗亞。他常常帶着他的憂愁去看她，於是，在她那裏作了三天客之後，他就回到他自己的村子裏來，更幸福地安於他的命運了。世界的愁苦並沒有攪擾他。

就在那可怕的年頭，世界大戰爆發了。世界正在痛苦中，牠癡癡地咬著被牠自己的血所毒害了的大地。爲了渴望看看自己的故鄉和家庭，渴望建立一種新的生活的原故而瘋狂，兵士們離開了前線，變成散在各地的流浪者了。他們成羣結隊地經過這村子，因爲伊凡·愛沙珂夫住的這村子是在一條大路上。路沿着高堤而過，落日餘暉中可以看見一羣拖着身子，垂着頭的人，氣憤憤的，被他們隨身帶着，以備急需的武器壓壞了。這形勢在農民們的心中喚起了不幸的預感，兵士們是來向農民要麵包的，但是他們卻沒有使伊凡驚駭，他是深鎖在他的不能慣穿的寂靜中。

伊凡忘却了在他周圍發生的事情。棉軟的，柔和的雪在下着，路是適意的，好像蓋着絨毛一般；在暮色蒼茫中向着他姑母窗子裏的那遙遠的歡迎的火光漫步地走去，一面想着蓮嘉，這是很愉快的事。她是個自負而俊俏的人兒哪，她是不會嫁給一個長着白眉毛的手藝人的；當伊凡明白了這個的時候，他就立刻決定把這頭巾送給瑪麗亞姑母，來對她的關心，表示一點感謝之意，這樣她就可以在節日戴着牠，記念起這孤兒來。

當他經過森林，開始爬上村子的時候，天正在黑下來了。這村子是在小山上，鐘樓聳入了天空，在那鐘樓下面，夜鳥飛奔着。他循着常行的路走向牧師家，敲了門。門開了，開門的不是他的姑母，而是牧師的女兒；看了這情形有點不對，伊凡的心陡然猛烈地跳動起來。他有罪似地微笑着，把帽子緊抓在手裏，釘眼望着這女孩；這女孩暴戾地頓着她那穿着氈靴的腳，叫他滾開。

聽了她的叫喊，欲睡的牧師走了出來。他穿着有條紋的棉褲，他披頭散髮，怒沖沖的。「那老太婆死了，」他說，把指頭深深地鑽入他的蓬鬆的頭髮裏。「她死了，埋在石頭底下。」

於是伊凡開始謙卑地鞠躬，感謝牧師，他這動作繼續了許久，而當他清醒過來的時候，他正坐在走廊裏的長凳上，在他面前擺着他的姑母的寒酸的提包，他的帽子放在關了的門前。他把帽子戴在他的稀疏的頭髮上，把頭巾從他的懷裏拉出來。他再也沒有甚麼人好送了，於是，愕然無語地，他凝望着牠。這頭巾是很便宜的，鑲着窄窄的花邊，但他覺

得牠是鮮紅的、豔麗的，在薄暗中被熾燃着，牠燒着伊凡的手，他迅速地把牠放回牠原來的地方，他的懷裏去，就這樣走下階梯。牧師家的窗子裏的微明的光線射進薄暗中，在這光線中他可以看見雪在下着。

「不幸呀，」他說，茫然若失地微笑着，在這大村子裏已經沒有他安身的地方了，豺狼們又阻礙他回到蓮嘉那裏去。因此他就決定在一個寡婦開設的酒店裏投宿一夜。這女人熬着蘋果汁，而這飲料是全縣聞名的。捲起袖子，挺着豐滿的胸脯，看上去很像個亞馬孫族的女子，她帶着做生意的樣子收了伊凡的錢，拿了瓶酒給他喝。

「這濃得可以沖水呢，」寡婦說，尖起耳朵聽那在夜的寂靜裏可以聽見的哀怨聲。「艾菲摩又在打他的老婆。他喜歡打她耳光。請問，世上有甚麼感情呢！」突然發覺她的顧客是個聾子，她就想利用他來消遣她的孀居的寂寞。

把她的憂鬱的臉孔靠近伊凡的，她像男子樣地拍着他的背，忍不住哄笑起來，把他推進小屋子裏去。她在縫着的紅短衫正擺在桌上的燈旁，而且因為這，從煮着香味飲料

的大缸裏發出來的蒸氣也變成紅色了，帶着他那素常的困惑的微笑，伊凡走進小屋子裏去，坐在火爐旁，他望着寡婦擺下餐食，那就是浸漬的蘋果，胡桃和伊凡所購的酒。於是，兩手交叉在她的肚皮上，她莊重地坐在長凳上，叫伊凡不必客氣，拼命地不看寡婦的堅韌的牙齒裏的那不雅觀的窟窿，這是她那暴躁的第一個丈夫留給她的一個紀念品，伊凡從桌上端起酒杯來，注視了一下映在酒中的他自己的反影，那是和命運自身一樣地陰沉，於是，皺了皺眉，他將杯中的酒一飲而盡，伸着手想要再來一杯，但是不知爲甚麼躊躇了起來，仍又在長凳上坐下。

寡婦憂愁地，但是帶着鎮靜的神氣，注意了他的錯亂的動作。

「你爲甚麼坐在那裏哭喪着臉的樣子，不能高興一點呀？」她問，咬著一塊硬蘋果皮。「你爲甚麼對甚麼人都生氣……你好像生活中沒有一件甚麼東西也沒有一個甚麼人。每只烏鴉在夜裏都爬進牠自己的巢裏去，但你是孤另另的，沒有一個巢，你真是個孤兒呀！」灑了一掬同情的傷心淚，寡婦正在預備給他一點愛的慰藉。「你的眼睛是

不安的，有病的……一個男子怎麼可以用那樣的眼睛看着一個女人呀？女人是沒有角的獸，是狡猾的東西……女人祇需要快活。要是旁人處在我這個地位的話，早就把你趕出去了！可是我爲你難過。」

伊凡一聲不響的，儘在凝望着燈的火焰，他在想着要是火繩鎗來防禦豺狼，那就好了。寡婦已經漸漸地挨近他的身邊，愛撫着他，向他調情，挑動着他的情慾，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她的接觸。不慣於喝酒的，他立刻就醉了；雖然他想起了他的姑母的提包，但是他沒有意思起身。就在這時候，她把燈熄了。伊凡陷於狼狽了，但在寡婦的地方是一片黑暗，瀰漫着那依舊的帶紅的，芳香的蒸氣。死一般的寂靜降臨了，發出響聲來，衝了開去，他迅速地打中了一件像石頭樣的東西，但是帶紅的蒸氣祇是笑着，嘲弄着他的抵抗……他直到將近天亮的時候纔睡着，他夢見了靜悄悄的森林中的道路；撒滿了雪的樹枝彎在道路上面了，而這一切都包在對於蓮嘉的困惑的，不安靜的戀慕中。

爲了避免閒話，和不希望再在伊凡身上找尋快樂，寡婦迅速地叫醒他來，也不給他

東西吃，就把他從天井裏一直推到街上去了。在她的豐足的臉孔上看不出剛剛經過的這一夜的任何痕跡，雖然這一夜倒把伊凡弄得精疲力倦了。孤獨厭了，她和伊凡在一起沒有滿足她的慾望，而那些可尊敬的農民們又還沒有從戰場上回來。伊凡爲他的生活中第一次的這種不幸而燃燒着羞恥，也並不想再和這女人歟在一起了。

當鐵門在門後面發出兇惡的聲音來的時候，他遲疑不決地站立了一會；於是他顫慄起來，橫過潔白的雪地跑開去。他的身體是在痛苦中，直到他又一次走進他剛剛夢見的森林裏去。這裏一切都是寂靜的，不管是痛苦也好，羞恥也好，因爲他自己內心的寂靜和世界的寂靜打成一片了。他在這裏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熟透了的。他秘密地知道他所愛的樹的名字，他認得出矮松樹。他來過這裏許多次，但是現在他特別歡喜清晨的靜默的莊嚴，宛若他自己的不被嘲笑的真理就完全寄託在這裏面了。他的心充滿了歡喜和愉快，而他的身體也變成輕快了，帶着這身體去碰牠的命運，並不是煩重的事情。突然伊凡想要叫喊起來，但是遠遠地他窺見路上有雪車來了，他還繼續制住。

「哦，你還是趕快走的好伙計！——在那裏在羅羅迪林家昨晚有人偷了匹馬去了！」一個老人急匆匆地從他的雪車裏叫着，但是發覺對方是個驢子，他就祇好揮了揮手，以唇作尖聲，來趕他的牝馬了。他說話的慌張，並沒有使伊凡感觸，在他的旅程的盡頭，他昨日的愁苦完全烟消雲散了，他祇感覺着餓；而當雪景輝煌的曠野展開在他面前的時候，他又準備遭受他的可驚的不幸了。將近正午了，伊凡碰見了穿着破軍服的不熟識的人們。

登上一座俯瞰村落的山，伊凡悄然地踱到了牠的頂上。在他下面，挨近倉庫，不知從甚麼時候，聚集了一大羣人。憤怒的拳頭舉在人頭上，許多人的穿着氈靴的腳被憤怒激動着去踏過雪地；呼吸的濃密的蒸氣浮在人羣上面。不時地和農民們一道，陌生的兵士們頓着他們的腳；他們約莫有十二個人的光景，他們加入討論昨天發生的事情。兩個渾厚的，生着鬍鬚的農民把鐵匠曹託夫挾在腋下，而其餘的人緊緊地圍了個圈子，不讓他逃走了。這鐵匠，是縣裏有名的馬賊，向着嚴酷的裁判官們惡狠狠地微笑；他硬着心腸，他

睡着口沫；他很顯然地安於他的命運了。同時，一個高高的瘦削的農民，富瑪·庫羅迪林自己，正在村人們面前演說着……與其說是在他們面前倒不如說是在陌生的兵士面前……與其說是在兵士面前倒不如說是在他們的鎗桿的黑暗勢力面前，他是用狂怒的眼睛側視着他們的鎗桿的。

「我問你，農友們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富瑪說，轉向着臨時法庭。「一個人做甚麼？到夜裏把馬帶到自己的小屋子裏去？……官廳不管事了，就該你們大家來執行法律……因為要是你不隄防的話，賊就會把你的椅子都偷去，連你的小屋子都會給你捐走呢。就看曹託夫吧！他一點羞恥都沒有，也沒有一點眼淚。他話總有得講的，可是他一點也沒有想到要懺悔。懺悔吧，你這流氓，你偷了我的馬沒有？」庫羅迪林尖聲地叫，激怒地把帽子投在地上。

「我偷了就怎麼樣！」鐵匠愠然地承認了，把一根小烟捲在手指間轉動着，因為被毆打而吐血來。

他們正要執行陌生的人們向這惡徒宣布的判決的時候，突然瓦西里·布拉金走到人叢裏面來。他是身材短短的，說話尖刻，心腸殘忍，他的病眼是常常要流出眼淚來的，他從沒有和誰當面爲難過，因此全村的人都尊重和他懼怕瓦西里·布拉金的判斷。

「我想。」他開口了，帶着他那素常的神氣摸了摸他的粗硬的灰色的頭髮，「這鐵匠不會再弄別人的馬了……」他想起了鐵匠昨夜所遭的毆打。「祇是我們爲甚麼要處罰曹託夫？我們這簡直等於用我們自己的手把我們的馬射殺，就這樣完了。我們僅僅祇有一個鐵匠，農友們，在整整的一縣和半縣……他給我們的牝馬和小馬釘鐵蹄，而且還可以算是一位正式的獸醫呢，他又能够給車輪加箍。曹託夫是我們少不得的。要想掘曹託夫的墳墓，未免太早了！我們感謝這兒的兵士兄弟……他們是怎樣獻身戰爭，到處過着軍隊式的生活……可是現在我們老實說吧，這些朋友們也得做點事情了。但是我們要站起來替我們的鐵匠說話，我們是不能把他交給兵士們去開心的！」他躊躇了一下，舉起他的歪斜着的眼睛望着那山，伊凡正從那山上走下村子裏來；這時候演說者的

含淚的眼睛沉着地機械地眺望着。「讓這樣的機會錯過，那是連想都不能想的……自然，我們對於惡人，非殺一儆百不可。農友們，我們僅僅祇有一個鐵匠，但我們却有四個木匠。現在我覺得我們與其損失鐵匠是寧可損失一個木匠的……」

他從木頭上跳下來，立刻消失在人羣中了，沒有一個人望着瓦西里·布拉金，但是每個人都想着他的思想，同意他的決定了。恰在這時候，伊凡，被農子的危險的好奇心驅使着，從人羣中慢慢地擠到這圈子裏來了，大家都沈默着，於是突然他注意到他們都在望着他。他是一個孤兒，他是一個木匠，他是一個可憐蟲，沒有誰會爲他而哭；他犯了罪，因爲他的犯罪對於大家是必要的。他時而向這邊，時而向那邊微笑着，但是人羣中的面孔都裝着相同的模樣了，冷酷的而又可憎的。

「順從吧，伊凡，這反正於你是一樣的！」挨近他站着的一個老頭兒說，舉起一個指頭勸告他。

「憐憫憐憫我們大家吧，葉留沙，你自己可以看到，馬賊們把我們征服了……而我

們是不會忘記你的」

「我們要埋葬你，像埋葬我們自己的兒子一樣……哦！」有誰從後面叫，那聲音被真正的失望所克服，但是伊凡卻沒有聽見。

他看見許多手從四方八面伸向着他，倒有點驚駭了，但是人羣已經從這地點移動開去，拉着他向村子那邊走。他大膽地微笑着，也並不要替自己辯護，因為他是連犯罪的念頭都不會起過的，他跟着人羣一道走；他祇覺得他的不幸似乎發展得太快了一點。他甚至覺得他是在以他的無名的犯罪欺騙着這世界——而這就是他的困惑的微笑的原因。又一次在這村子外，人羣跨過潔白的雪野走過去；一個老頭子跟在後面疾速地跛行着，小孩子們跑在前面去目擊伊凡的最後的不幸。他被安放在溝壑旁邊，兩個兵士，他們那比誰都深凹的眼凹進在他們的額頭下面，將他們的來福鎗上了子彈，同時，好像在舉行訂婚典禮時一樣，女人們都大聲呼喝了。

這是一個當風的地方，蒼草的黑穗在飛雪裏伸了出來。伊凡摘了一球，於是，迷惑地